

茶与诗

董桥声

话说中国诗歌史上出现过很多爱写酒的诗人，可谓数不胜数，但也出现了一些爱写茶的诗人，其中写得最多的首先要数陆游。他写的茶诗多达三百余首。不管怎样，至少从数量上来讲，当属茶诗之最了。他自称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饮茶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煮茶（“归来何事添幽致，小灶灯前自煮茶”）。据说他临死前还不忘喝上两口，最后写的一首诗也是茶诗，戏称自己要升天做“茶神”（“桑苎家风君勿笑，它年犹得作茶神”）。陆游的茶诗，表面上恬淡自然（“矮纸斜行闲作草，晴窗细乳戏分茶”），但骨子里深埋着悲哀，透露着一种隐退的心态。那是对国破山河的感叹，是对报国无门的无奈，是寻求自身归属的最后途径。这与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心态是何等不同，却又何等自然地承接到了一起。

不同的诗人对茶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有的诗人呢，只好酒，不好茶，比如李白。他一生只写过一首跟茶有关的诗（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》），但因为李白的名气太大，仙人掌茶也就靠这一首诗而出名了。有的诗人呢，不好酒，只好茶，比如欧阳修。他声称自己唯一不变的兴趣便是喝茶（“吾年向世味薄，所好未衰惟饮茶”）。再比如张谓，认为饮茶胜于饮酒（“饮茶胜饮酒，聊以送将归”）。还有的诗人呢，并非天生好茶，而是因为喝不得酒，只得饮茶，写不得酒诗，只得写茶诗了，比如黄庭坚。他原本也是喝酒的，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喝不得了，只好忍痛戒掉，改而饮茶。他也写了上百首茶诗，但格调和意境都很平庸。

还有的诗人呢，既好酒，也好茶，比如白居易。他通常是既在喝酒，又在喝茶（“看风小溢三升酒，寒食深炉一碗茶”）。他的茶诗大都简单明了，真的可以达到老少妇孺皆可懂的地步。他都写了些啥呢，其实也没写啥，大都是在描述他的日常生活。比如写他睡了个觉，起来喝了碗茶（“食罢一觉睡，起来两碗茶”；“游罢睡一觉，觉来茶一瓿”）；再比如写他喝了点茶，读了点书（“起尝一碗茗，行读一行书”；“夜茶一两杓，秋吟三数声”；“或饮茶一醅，或吟诗一章”）；再比如写别人送了点茶叶给他，他又送了点茶叶给别人（“不寄他人先寄我，应缘我是别茶人”；“无由持一碗，寄与爱茶人”）。这种极为简单的小诗，读起来却非常有味道，可谓诗歌返璞归真之最高境界也。此外，白居易还有一首诗为研究唐朝的茶叶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线索。那便是他的《琵琶行》，其中讲道，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”。这从侧面说明，茶叶买卖在当时非常繁荣，而且是获利甚丰的一种商业活动，同时也说明人们普遍喜欢喝茶，饮茶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。

事实上，绝大多数诗人都属于那种既喜欢喝酒，又喜欢喝茶的类型。对于他们而言，不光酒可以助诗兴，茶也可以有益灵感。刘禹锡讲，“诗情茶助爽，药力酒能宣”。刘禹锡的茶诗有一些还算不错，比如“客于茶烟起，禽归讲席收”，可让人叫绝；再比如“今宵更有湘江月，照出霏霏满碗花”，亦可让人大赞。郑板桥的“最爱晚凉佳客至，一壶新茗泡松萝”可与之媲美。但郑板桥是怪才，他更出名的当属为茶壶题的一首诗：“嘴尖肚大耳偏高，才免饥寒便自豪；量小不堪容大物，两三寸水起波涛。”

然而，所有写茶的诗人之中，我最喜爱的还是苏轼。如果要排中国历史上最为天才的诗人，那么第一当排李白，第二当排苏轼。可惜李白没写什么茶诗，当然他也不适合写茶诗。如果李白要是喜欢写茶诗的话，那么李白就不再是李白了。李白是一个单纯的人，而苏轼却极为复杂。他明明非常痛苦，却要表现得非常豁达。他游离于释道儒之间，却总是找不到归宿。

李白一直是飘在天上的，而苏轼却是一会儿飘在天上，一会儿又掉在了地上。李白独爱酒，而苏轼却有时爱酒，有时爱茶。在对待茶的态度上，他也是很复杂的。一方面，他很喜欢茶，对茶有独到的体悟。他将茶喻作佳人（“戏作小诗君勿笑，从来佳茗似佳人”），从此传为佳话。他还悟出了“活水还须活火烹”的道理。他写了八十余首茶诗，其中很多都可以成为经典，可谓行云流水，才气纵横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讲茶不宜多饮。茶史中会经常提到他的“漱茶说”，即用茶来漱口，而不是饮用。然而，正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人，让我觉得是最真实的。但苏轼不能作为茶诗的典型，因为他过于复杂。

但在“品茶论道”所选的五首诗中，我还是首选了苏轼的两首。一首是他的《梦茶文》：“酡颜玉碗捧纤纤，乱点余花睡碧衫。歌咽水云凝静院，梦惊松雪落空岩。空花落尽酒倾缸，日上山融雪涨江。红焙浅瓿新火活，龙团小碾斗晴窗。”此文号称梦中所作，以添其传奇色彩。此文甚美，但最绝妙之处在于，它既可顺着读，亦可倒着读。倒过来读便是：“窗晴斗碾小龙团，活火新瓿浅焙红。江涨雪融山上日，缸倾酒尽落花空。岩空落雪松惊梦，院静凝水云咽歌。衫碧睡花余乱点，纤纤捧碗玉颜酡。”而且其意思和原来的一模一样。这便是传说中的“回文诗”。原本打算整个英文翻译出来，但转念便放弃了。这种回文诗根本不可能翻译！如果某人能译了此诗，那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！

另一首是苏轼的《题寺壁》（全名《游诸佛舍，一日饮酡茶七盏，戏书勤师壁》）：“示病维摩元不病，在家灵运已忘家。何须魏帝一丸药，且尽卢仝七碗茶。”此诗绝妙之处在于，它串用了四个典故，却浑然一体，滴水不漏。第一句借用了维摩的典故，所出佛典《维摩诘所说经·诣维摩诘问疾》，乃佛教经典的故事之一。话说某日聚会，维摩诘称病未往，佛陀诣一菩萨前往问疾。发现维摩诘非真病，遂问其故。答曰：“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；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”其所病者，非自身之病也，而病众生从痴有爱之病也。其所愿者，“当作医王，疗治众病”，实乃大愿也。第二句借用了谢灵运的典故。谢灵运乃著名田园诗人，不用多作介绍。第三句借用了曹丕的典故，曹丕即所称魏帝也，典出其所作《折杨柳行》：“西山一何高，高高殊无极。上有两仙童，不饮亦不食。与我一丸药，光耀有五色。服药四五日，身体生羽翼。”第四句则借用了卢仝七碗茶的典故，典出脍炙人口的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蓬莱山，在何处。玉川子，乘此清风欲归去。”几个典故原本相去甚远，但在诗中却显得如此连贯，实为绝妙。